



09102

碑傳集

第十二冊
雍正朝部院大臣



卷二十四
之二十五

碑傳集卷二十四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中

楊疑齋先生名時傳徐用錫

又楊文定公家傳盧文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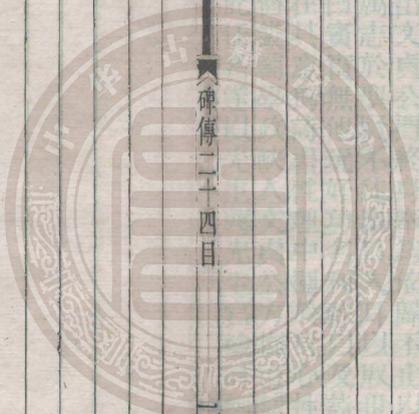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李葆

附錄十三則

又附程功錄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全祖望

碑傳二十四目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附錄十三則

又附程功錄

又楊文定公家傳

又楊疑齋先生名時傳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

碑傳集卷二十四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中

徐用錫

楊凝齋先生名時傳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九月朔日薨於

位遺疏上

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夫學問之

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公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闕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為依歸不止以登第為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厲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噫余初從文貞公游即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及詩文之華豔歷代史書之淵博俱不在其意獨詩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骨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

碑傳二十四

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及莅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榮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羣笑其自取苦也宵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為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為恐已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餒者充考案鈞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為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

年老人皆物故而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

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國之尤者差竣發河南効力癸巳

聖祖六十萬壽自暢春園御輦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命入直南書房甲午

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官叩其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甯張公云君與他學差不同有財者效財力無財者效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查料閱工事祇路費須辦耳此非遂甯主張實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殮營葬畢事無憾

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師卽補官支俸乎闕旬日乃有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奸弊不可究詰先生局吏胥於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鞫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伏視錢者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嚮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辭無從而知卽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由是賂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綱齋翰林曰過保定聞鄉語僉音呼先生爲包公再世

聖祖一日謂大臣曰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已亥升貴州布政使次年冬

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郵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爲雲貴總督管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貼銀數萬擬罪卒蒙

碑傳二十四

恩免居滇六七年爲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憂畏

皇上纘承大統卽述

世宗憲皇帝意旨入朝

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南書房課皇子講誦甫及暮遽一

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

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聲可謂生也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遇謗毀無所慚沮接物不爲苟異持己不爲苟同話

君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其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鄰於刻薄其聽言也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詡蓋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也積學養德以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物格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兵民洵洵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聽讀奏疏是夜雪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爲疑而罷

洎

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面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襁負以酒食餞者相屬於道余問會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歛之民賦稅原無多贏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為常官民卒不相識民亦以為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

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為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次其傳不憚覲縷以俟後之論世者攷焉

又楊文定公家傳 盧文弨

楊公名名時字賓實常州江陰人也少嚴重有局度不為事物倉猝搖動以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朝夕尋繹由是得聖賢門徑所從入篤志實踐卒為完人康熙三十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理學為儒者宗門下士數百人獨深契

公常以正學相期公每從質問所得日益進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

聖祖特召對充日講官起居注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先是居此任者率宮坊以上大僚

聖祖用文貞薦以公清介有學術故特用公實異數也公每接諸生必開誘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府知府故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衛童子送試屢矣論之不可劾罷之末期年士習不變

聖祖嘉之賜以

宸翰擢侍講會有以蜚語上聞者謂公外釣公清名實則與巡撫比巡撫信公言為黜陟故屬員競致貽遺于公是時直隸巡撫即李文貞也將代適有武生犯

蹕事

聖祖不深譴命往江南防河公喜去家近即迎親侍養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實廉貧唯委以往來稽察之事公盡瘁不辭連丁內外艱服除仍

往河工效力五十二年

召還入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修校

御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逾年

命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公雖蒙

召然未自陳吏部補官例不與開列此亦異數也甘肅甯夏地處邊土
子試卷別編聿丁號取中是科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
從之直

內廷三載未請補官如故五十六年

聖祖特用爲直隸巡道

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直隸尙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案叢
事猥吏因緣爲姦公至釐革殆盡

聖祖聞其政聲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是清官實好官也五十八年遷
貴州布政使明年冬擢雲南巡撫值西藏用兵大帥取道雲南道留屯
以待進止乃建屋百數十間以處之民用不擾凡饋餉皆計里給直師
還倍加優卹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
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舊丁役久不均戶絕田去有歸併而無除

神傳二十四

四

減故或以一人而兼數丁名曰子孫丁民不勝其累多致逃亡又民納
糧之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銀歲不下三四十萬數反倍於正額公請
均丁于田而減公件歲入銀爲十一萬有奇勒石曉諭民困大蘇滇地
多產銀官收其課久之曠衰而課如故司事者以缺額罷官究追多視
爲畏途公以曠有旺有衰請以道員一人總理各廠使盈絀得以相輔
若武定之獅子廠楚雄之廣運廠及臨安新開之華祝箐廠皆費多利
少請封閉在任凡七年利民之事次第舉行民苗罔不悅服

世宗嗣位之初賜以

聖祖遺物且

諭曰爾在官歷任有聲朕所稔悉復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賜且止其
入覲雍正三年加兵部尙書復授雲貴總督四年進吏部尙書仍管雲
南巡撫事先是有

旨不許公摺子奏事既而

諭公曰前因人有萋非之言偶失於舒究耳今已釋然矣令摺奏如初
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爲沙石壅積民數被水患奏請疏洩并立
期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後人奉爲式焉坐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管雲南巡撫事六年有人奏公與臬司江芑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又以徇隱廢弛劾罷公職訊鞫曰士民洵數萬人集門外綱惟吹求百端亦終不敢加公以刑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擬罪絞其銀限一年全輸官此蓋公於元年即奏明取以給公用者也讞上世宗特從原宥公不敢違歸留滇七年惟以研經講學爲事

今上初即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公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監祭

酒事又

命授皇子讀兼入直南書房此皆治化根本所在公生平志學於是得展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就經傳中提綱挈領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蓋乾畫實誠之象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闡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

傳二十四

五

無間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公與諸生講論經義至多其大指不出乎此又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秦蕙田等七人分主教事更請

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舊所有經史版刻漫漶者俱請修補所

奏多見施行雍正末年黔中苗亂殺掠內地民人連年用兵征之公深

知其弊上疏陳綏定苗疆方略曰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

誠信從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一區多與苗疆接壤生

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間受雇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若生

苗則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

故生苗亦絕不敢萌窺伺之端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

屯官兵欲漸據其土地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得安其所官兵屯營之

地多在高山水泉渴乏百物不通運糧至山下官兵接運上山尙有二

三十里之遙勞苦驚惶妻孥隔絕而官兵亦不得安其所百姓改折色爲見糧又責令運送費用數倍終年不息且每被鈔劫而百姓益不得

安其所至熟苗之苦更有甚焉無事則供輓運力役用兵則爲嚮導前驅軍民待之如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官兵勝則生苗乘間鈔殺以泄忿生苗勝而官兵又混行屠戮以冒功此熟苗之所以愈不得安其所也竊念開拓苗疆本欲登斯民於衽席而竟致官兵百姓生熟苗民人有人有赴湯蹈火之慘將何爲乎其速禍激變約有兩端苗疆本未寧謐而地方官遽言人盡抒誠請加賞賜生苗得賞者二三不得賞者七八失其本望惡能無叛加以熟苗勞重累深全無賞賚愈增怨憤因而勾結生苗作亂以至不可禁禦又從前開疆拓地止及古州清江等處而台拱地方猶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云台拱苗民願獻其地以爲官兵安營立汛之所上官不察竟議駐兵而台拱生苗遂將官兵圍困經兩次遣兵救援悉皆覆沒遂至侵軼內地內地之兵大半奉調移駐苗界致使苗人得以乘虛而入無處不被蹂躪間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慘戮賣其妻女以入私囊其脫逃者歸告徒黨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抗拒官兵以致鋒不可當敗衄屢告百姓流離死徒不可勝計計今奏報者必以苗民殄滅幾盡難民復業過半苗疆不日底定爲辭然以臣計之蓋有未可全信者從來用兵之策不過曰剿曰

碑傳二十四

六

撫而已今欲剿則山勢陡絕一線僅通一人據之百人難上卽或乘其不備奪險而進而苗人本無屯積相率滾箐而走官兵熟視其去莫可誰何此剿之所以難也若欲撫之則苗民積怨已深且謂如前見誘俱懷疑懼加以有險可恃非萬不得已焉肯輕就籠絡此撫之所以難也爲今日計惟有下愷切之

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將重兵還駐內地修垣築壘於要害處所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互相應援協力禽捕賊去則分兵撲滅勿事窮追再明懸賞格有能擒縛首惡投誠及所犯本輕而率眾歸順或鄰近苗人奮勇殺賊驗明首功者皆給予土官世襲分管其地熟苗則加以撫綏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生苗得所棲託熟苗又荷生全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區區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靈邊之善策也疏上政府頗有異議

上獨是公言時

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給假六月公奏請令其終喪以盡子道并言翰林梁詩正服尚未除亦應緩其行走又奏請增定順天及江南陝西三

處解額儀者案時部議兩江督額二十一名陝西李丁字號增一名順

乾隆二年其造辟陳奏者尙末由悉聞也凡考試衡校之事

上皆以命進士未選入館之前公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七月

充修三禮副總裁時已嬰疾矣入謝

上覺公顏色顛頽諭加意調攝出猶詣太學徧歷六堂敦勉多士疾寢劇

聖功惟健行不息

聖德必日進無疆為言語不及私以乾隆二年九月丙戌朔薨年七十

有七

上聞軫悼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祭奠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

文定公孝友醇正其於聖學實能以身體之不徒見于辭說之間故自

承學之士以及武夫隸人苗童夷婦咸尊信悅服無異辭即劾奏中猶

稱公為科甲中之領袖又云姁姁嫗嫗以取媚于民推問之下猶稱引

詩書無異常日即此言亦可見公之為人也公于諸經皆有講義近

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門人嘗輯公說經之言為易義隨記八卷詩

義記講四卷先已版行其詩文雜著尙未編輯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

為後二品蔭生例當得部主事家居不謁選孫敦裕敦厚皆縣學生敦

裕謹飭好學早卒

舊史氏曰公躬行實踐人也不以文辭名然義理充溢乎中凡所流露

自成一章余嘗讀公序徐霞客遊記兩篇而歎大儒之言無在而不引

之正為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誠為聖功之本周子切指之公從而演繹

之迹其出入內外顯晦禍福無一非誠故能受

三聖非常之知遇積久而道彌光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聞士大

夫之口猶翕然同聲曰賢嗚呼此豈有絲毫假藉耶宋司馬公入相未

矣

又附送楊公賓實貴州布政序李琳

已亥長至後嗟如保定府適聞巡憲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

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臬實司之臬彰輝善惡民命風俗攸

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而陟黔山僻荒

瘠一綫邈迤轉之滇開山澤固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

陸樞招集流亡有功蒞任當諮利弊而行焉塔辭如都晤方子靈舉言
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
獨補服眾異之公曰吾以為朝服非可輕用也眾無如何皆改補服歲
七八月制臺病闕屬官及紳山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于郡東
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演樂弄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踞從與公
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嘗知公在
南書房

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
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
之無佳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據杜
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
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
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置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
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僅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
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豪髮無遺照乃止
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羣向轅門叩觸驩呼而去吏胥雖欲乾

四碑傳二十四

八

沒一錢不得也貪者視蠹者竄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洟淚下方
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嗒曰唯唯否否
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鼎惟宋景濂一人而教諸王讀書開創
大略無一言及者其後薛文清邱瓊山身躋宰輔然薛于清介邱于進
大學行義補外無所建豎儼知人論世皆剛士學術偏處用行舍
人之雄嶺山亦非醇儒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
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勒
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為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為前儒一
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口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
方子亟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附錄十三則

父諱履泰年十五丁明季亂負母行水濱蘆葦中且起且伏因潛涉依
空岸間一手承母一手攀樹根懸其下腰股浸深水中一日至中夜復
負而行得與父遇臨財少涉非義不輕取以此見重鄉邑教子誠信毋
苟言苟笑舉止必正勿短長人物常曰人必有禮法乃能久立及為舉
業教之曰讀書求明理非求仕也出仕為澤民非營私也

全書

為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未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

志聖學彭允初康熙三十年成進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

究措之躬行久而益熟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同上

蔡文勤公曰安溪先生之門人才輩出實用力於誠意正心之學江陰

楊公也雷敏揚文

在巡道任與安溪夫子書云受事之日其命件四百一十有七盜案一

百三十有五其餘犯姦受賊及兩造告訐又以百數今謹加分別窮日

之力以次理結懲頑惡杜誣陷庶倫理可正耕鑿可安吏之緣而為奸

者少衰息也院署供應比之夫子在保時兩道各約十倍有餘際此極

重難返固宜酌所變通事在謹始徐觀情理之平以期善後不敢徇隨

亦勢不容偏執也又與徐壇長書云邇日習尚刁健頑惡今且為之正

名分杜誣罔息爭省事使安生業日結數事一月來將及百件然欲愛

民卹屬平冤除盜皆姦胥所深不願也必多方蒙蔽乘官不覺以害無

罪之人屢駁不結揭參遲延以陷無罪之官舞文亂法扶同隱庇以陷

本官於疏忽徇縱之咎總之有事必不肯息事無事則必欲生事乃其

積習故智連日來革冗役六十二人刑訊羈禁責逐舞玩市權者一二

人庶令警惕知變昔視學四年未嘗杖一吏今為刑官纔月餘而頓改

於前者時勢之所遭懸絕也火烈難犯亦期引之於寡過之域而已賦

集文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清操夙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

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衛為雲南鹽

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為功恃

恩使氣凌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間公會公奏豁

免鹽課疏叙入

密諭有

旨切責削尚書仍管巡撫事彭

公在滇答申臬司大成書滇中此番滿兵回來及再入藏與江浙兵回

計除去開銷項外其應捐之項不下八九萬兩而供應藏兵及坐臺官

兵等方未有艾目下俸工已捐至七十二三年餘將規例未盡革除者

亦盡有歸公之勢總不派及民間一錢又與黃崑圃叔琳書徵糧一道連年重累於民今爲禁撥運禁多折禁私買三弊既絕糧政庶清鹽政之害一在壓派竈戶多煎先餘鹽而後正課責比竈戶督煎至夜不得眠又重扣薪本多方剋剝幾不聊生一在將鹽攤派煙戶案人派與食鹽過一月卽責比令納鹽價至有逃亡以避之者今正在逐一清釐俾各安業總之廠鹽糧三事各官無漁利之心則政可平民可蘇矣又賦役每多不均衙蠹及頭人乘機橫派然公事原屬民間當辦照糧當差與以定則但不令姦徒中飽官民自可兩便也第恐大綱粗立以後精神之運少有不及事無實益難冀有功涼德謫力唯日夕三復於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訓慄然增懼焉又與陳季方書經竄不塞屬員之心未得靜尚在兩歧藩司每以和衷相勸夫和者參調之謂衷者不偏之心義烏有同趨於利而謂之和偏主於私而謂之衷者乎時俗之見每多類此俱本

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苞通同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網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洵集門外曰楊公

神傳二十四

十

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會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絞其銀限一歲內全輸官鹽規銀者公於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獻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狀

公留滇與劉培榮嘉本書云滯跡滇南歸期未定閒居優暇得以擘摩經義補從前之缺大抵身心倫理間稍不檢者則家庭至邇言行便有溺私偏僻之病吾儕所當常自惕勵交相箴儆者也宦滇士夫近頗有向慕安溪師之學求其遺書鈔錄尊奉者自茲以往其道日章矣制府高章之先生自憾得見其書之晚謂學者只須熟讀細解何異親登尼山鄒嶧之堂況在及門敢不自力集本

今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又命授皇子讀兼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闡然爲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逃世不見是而无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

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為大論從政以不貪為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平生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棟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亭陽王文震秦蕙田等七人為助教請頒發經書俾士子得肄

業監中

彭

時鄂文端為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

不可獨殺惟君子為能改過公其圖之

彭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盜

公請定黔省公件劄子臣看得滇省舊例凡地方一切應辦公事皆取

給於民間胥役頭人因而借端科歛指一派十大率納糧一石派及浮

費至五六兩三四兩不等謂之公件間閭不勝其擾臣於康熙六十年

到巡撫任訪知其弊先將省城附近州縣核實需用之費每糧一石只

須四錢上下即可敷用因酌定數目令民照此完納凡州縣一應公事

於此項銀兩備辦不得絲毫再派於民隨檄行各府州縣俱令查核應

用數目開報緣諸府州縣地有大小田種有多寡而公事亦有繁簡據

各屬開報每糧一石該公件銀自三四錢七八錢至一兩以上不等雖

屢次駁減終未歸於畫一嗣於雍正五年以後將原定公件統加覆核

酌留必須之用其餘題報歸公有司不善奉行於地方應辦公事不免

復有派於民者是從前所定公件轉成厲階而公件浮多處所民益苦

累伏念我

皇上愛民如子念切痼瘼於各省耗羨盈餘次第禁革丈量墾荒諸事

凡不便於民者悉行停止況此項歸公銀兩本屬昔所未有自應邀

恩寬免臣又何敢不據實直陳致滇民有莫告之隱為此繕摺恭奏伏

乞 皇上睿鑒革除公件歸公銀兩

救諭地方大吏妥議畫一將公件浮多之州縣悉予寬減嚴禁州縣借

端派擾俾民永沾實惠臣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仁薄歛時而智察節地後世時意則上安平而必誠然信每於均州縣任起

用利縱下以長養大吏之意則上安平而必誠然信每於均州縣任起

斯時也但兩端此與戴立之法輕日無四則其於均州縣任起

華不盡施當今且蘇於有前矣定之私長為求者於今日自是定是

量減之數暫取之於日慮始而善補過者矣而為學之失也乃年益進猶

弊餉之奏除亦可謂能自訟而善補過者矣而為學之失也乃年益進猶

發無餘天地亦更無他事矣若將天地生人看作游氣中化出但人既爲人不得不爲仁義則大本已看差信道安能誠篤卽欲做好人亦勉強耳

須識在在皆天命之流行唯有時時欽承奉若踴躍赴之如顏子語之不惰進而不止久且安而樂矣無息肩無駐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晝夜堯之讓孔子之讓與天之不言所利同四時之行至冬歲功成而退非有美不居讓德之大者乎聖唯不居其美故日進無疆人至夕而修省若不及故德業日新養身之道至暮夜而虛其腹元氣所以運轉不窮其理一也

學人欲變化氣質先從家庭內燕游時漸變得雍雍穆穆則見賓承祭自然有可象之儀矣

學貴變化氣質學成則全於氣象觀人氣質要純粹又須明決剛健

大抵言聖人處不得過爲推高之論聖人之生知只是知得那自強不息之理透其安行亦只是那自強不息處爲之而安

爲學之功盡於孟子之言集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此時習之法

人若忽然有妄念之起不盡根除去雖一時不卽見之於事後必發見於事而不可制故欲守之於爲其根正在心上做功夫

實有此仁謂之誠少有些微虛假非仁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常以此內驗其德

立教當如剛刀利斧學人氣質言行有偏一見便斬削去更如陽春雨露令其萌芽生遂

忠君孝親所以事天也故曰下學上達忠孝之量廣大精深各隨分以自盡不可不勉夫子猶以何有未能爲歉況下學者乎

倫宜加篤族宜和睦君子務正己以化之深恩以固之未見本根滋培而不昌者世或不能反躬以小忿廢詔親葛藟不如矣

顏曾反身修德從師進道終身汲汲不暇并悲憫之語亦不聞
泰伯箕子所至風教必爲之移君子於及物處驗己之德

鴻漸之羽可用爲儀所謂不用之用不爲之爲也
能大有爲者豈獨其榦濟優必器量寬廣神情暇豫若將安焉無急急之意無切切之容唯植本濬源則柯長流遠時事迫我必不容己乃應

之耳故禹稷顏淵視天所命

取人以剛明爲最次則取其刻苦者爲其終有成也若浮游淺薄則爲廢材

心如穀種陽氣飽滿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遂

神使如蟄龍骨使如鎮嶽口使如緘囊氣使如春和量使如淵谷然後可以入聖哲之門戶植邦家之基命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崇德學山藏器學海學之而至必能負九州之重受眾流之歸

形重氣重神堅則爲令器有形重而氣輕者矣有形重氣重而神不堅則不能細入無間者矣氣重則能鎮紛雜神堅則能探幽微故心細如

毛髮毛猶有倫細入無形神之爲也

有德量有器量有才量見道明而涵養到自然不狃於血氣之私此德量也天分豁達宏闊不計較於淺淺之間此器量也恢廓周通不爲事

物境遇所困阻此才量也

敬之氣象清明堅固可以驗其爲智德之呈露貞德之流行處天心未格人心未孚皆智昏德薄之驗士庶人時存此心則身可修君

公時存此心則國可治

勤學力行擴之而容民蓄眾道在虛其心宏其量而已非朝夕孜孜立

程自課恐成已成物之道未至半途而廢矣

命則順受於天德則獨復於己見理明故無入而不自得能自得故體

胖昔人之高翔千仞而不受羈勒以此也

離幽暗而徒高明自一簣而崇九仞莫之禦而不爲是無勇也

人不知性中原有五常將以親義序別信爲人事安排出來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有意造作矣

日用事物間莫不有當行之路而統之總歸於親義序別信中故夫子

言道曰五筵道大抵聖賢所謂道者總不離乎此
所謂理者泛而稱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爲氣數所囿者所
謂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於氣則不顯而既有氣則理反弱而不能自
主此乃陰陽迭運勢所流極不得不然之理然亂無不治天心終無改
移又可見天下古今初無二理也
靜屬陰然靜中全是陽剛收斂得充滿所以爲動根正互藏之妙
道之不窮只是互藏其宅見得此理眞方處處有歸著一處不凝滯

天之神氣全收斂在地上故能發生萬物人之神氣全收斂在心上故能發出萬事若天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生物人之神氣不收斂在內安能成事

聖人之道如日有生物之功用釋氏之智如鏡光雖能照而不能生也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人心之體唯有善無惡故見其固有者而知其為善見其本無者而知其為惡若心體既無善無惡又安能知善知惡邪若心體本無善無惡則知善知惡乃後起之知不得謂之良知矣且彼所謂良知者即心體邪抑非心體邪既以良知為心體而又以無善惡為心體何邪博文講學擇善固執明善誠身本孔子語乃謂為善去惡是格物即所以致良知而視窮理為多事則於孔子之教亦大懸絕矣平時研窮討論不精但於臨事體察良知能無差謬乎

陽明謂誠意在致良知致良知在正事物以隨事體驗良知而力行之為致知渠意亦將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算在體認良知中一事看得窮理甚輕其弊必至信心而行失乎中正之則彼意亦謂吾靈明所見處即是天則然不知性善原頭恐所謂天則者亦無根之理耳

神傳二十四

五

教令從心坎中流出言言透入情理其精采自足悚動觀聽之心若言不能利物將長偽起倦君子是以三復白圭

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間無時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於道猶恐未合於民猶未必果有所利況乎萌不仁之心言不仁之言行不仁之行是自絕於人類矣何言道乎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機常有所自動也道消道長之故大易示之詳矣

古之教民雖一步趨一飲食必有禮焉禮教成而宣暢發揚其功德於是乎樂教興焉治道至斯為極盛矣

禮之文根於敬故不厭其繁如天之時行而物自生

中庸言禮之書也推本於天命之中率性之和而大禮之源流較然矣知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終之而一歸於誠而人之行禮者其功斷可知矣此所以為聖學之樞紐歟後之言禮者徒謹於繁文縟節放達者出乃從而厭棄之而禮教廢夫天地之大禮果可廢歟君子本乎人性酌乎人情自朝廷以至閭巷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尚有可以議復者歟

政有二難一難於知人知人無奇法試其言以觀其才因才而授以事
乃考其績蓋失者寡矣一難於禦敵士必平時訓練恩信既結然後可
用若狎御不習之士先察一軍中賢能士校為眾信服者任之使宣上
意達下情則恩信易徧乃明賞以鼓其氣必罰以肅其志申諭激勸以
發其忠使萬人如一乃可用也臨敵以戒懼為主蓋重無輕慎修戰守
之備先為不可敗以待釁而動防姦用開發機造謀俱無以僥倖出之
要之平時必文武調和勿以小嫌生隙有事乃能協恭謀國耳
督撫以察吏安民為本訓將練兵為要只是以一勸百以一遇有盤錯
須大訪察其民情土俗得其竅卻治之如有事勦撫在識得其頭目所
在以賊致賊以賊攻賊用鄉導以平土寇大要使之俱為馴民各得其
所治安靜地方則舉其賢良以激勸之治不安靜地方則相其眼目所
在可以恩結者收令為我用不可以恩結者則除之餘自服被以德威
無後患矣

治心先力去一雜字

能三自反曰存心大聖皆如此故成千古之業不爭勝負於眉睫也下
士守謙猶足寡過

神傳二十四

去

人之可法可傳者無時無事無處而非精神之所貫激欲用之先畜之
安閒調攝則悅而強矣見不澈則雜慮擾之勿能安也唯知命者宅之
以寬克之以剛貞之以久恭儉齊莊以事上帝

謹案原編有陳綬定苗疆方略劄子家廟記為宰議三首已見經
世文編今不錄

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全祖望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
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為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
數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為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
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為遇則乍前而
遽卻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
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
士入詞館授編修即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為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試滇中浙中凡
再遷而至閣學攝吏部侍郎兼副都且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

罷官視永定河工蓋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對參豫大議時

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

賦性剛復難共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為兵部侍郎直講

筵視漕歸稱

旨旋令鎮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為亂政

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為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為東

撫其一則公而蔡尙書為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人汙公以賊卒

不得不二年

世宗思公召為直隸總督盼睐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

既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

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

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尙書者素負才而專已顧獨傾心於公

會其失眷忌公者因譖之以為是其死友厯指其踪跡公益詰

召入為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

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

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

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

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應得死

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

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為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

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

曰真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

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洧洗之而復用之

乃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卽正法

以為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在班中最為

評之尋奉

碑傳二十四

在班中最為

詔恩赦公令纂修八旗志書敝車羸馬卽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卽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卽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疾還朝

詔在京師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曾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以上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褐時新城王尙書稱其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而要其耿耿實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謂公之生平良蹇於遇顧亦頗咎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串抵掌而談如決潰隄而東注不學之

碑傳二十四

大

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卽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申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子以晚進叨公宏獎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子卽其終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啞啞喞喞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共事者曰年大將軍羹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爲直督勸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暮齒尙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鈞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

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
作惡或問之張尙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子亦
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
刃而解曾一出視漕即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而惜其所至皆
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間謂子
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
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請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則秦
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懦立今老成徂謝後
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
世少貧甚讀書五行竝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
步負襍被之微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
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
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澈孝洋竝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
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
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一是二十卷陸子學
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

碑傳二十四

九

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
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
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倦
倦以予出處爲念旣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
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苟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
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裴冶學術則文達文安
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充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
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
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券臺

碑傳集卷二十五目錄

雍正朝部院大臣下

甘莊恪公汝來神道碑 趙國麟

刑部右侍郎王公蘭生行狀 杭世駿

又王文誠公傳 劉紹微

又附書王文誠公傳後 同上

刑部左侍郎馮公景夏傳 鄭虎文

又先祖考刑部左侍郎伯陽府君傳略 馮浩

附錄四則

王少司空紘佚事 法坤宏

子告經筵講官禮部尙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光麟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雷鏞

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 同上

雍正朝部院大臣下

甘莊恪公汝來神道碑 趙國麟

國家建官銓管人材塗分文武而權自吏兵二部尚書位高而任重
皇上踐阼之初以至德要道治天下特旨首擢禮部右侍郎奉新甘公
為兵部尚書越三載晉吏部尚書仍兼理兵部尚書事邦治修邦政舉
祇慎廉平有馬鈞陽劉華容風歲在屠維協洽秋孟公以勤勞薨于位
天子震悼給賞帑銀一千兩經理後事命大臣往奠茶酒禮臣遵
旨議給全葬遣官致祭一次奉

旨依議還與他諡卹典優渥孤子禾廣扶輿歸里擇于庚申年八月廿
五日葬公于進城鄉蓮花山之原爰持行狀踵門而告于子曰先公忠
以事國孝以承家不及今鐫之于石將日遠日忘奚以視遺胄于無窮
敢以請子固素知公之學術經濟者禮闈偕主試事欽服明德惡得以
辭今撮其忠孝大節而序之曰甘譜源自姬宗東周有卿士甘昭公秦
有左丞相茂漢有關內侯延壽逮折衝甯仕吳甘為丹陽郡望奉新之

碑傳二十五

甘由丹陽再徙代有聞人而名位勳業至公而大盛公諱汝來字耕道
號遜齋高祖懋謙文學早世妣單氏守貞旌表曾祖廷仕妣陳氏祖應
俊妣熊氏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一品太夫人父顯祖餘干縣教諭雍
正丙午科舉人剛毅端方精研心性之學卓然為名儒以公貴累封光
祿大夫妣徐氏先卒追贈一品太夫人在娠太夫人夢黑龍繞室幼
聰穎讀書善記誦封公督課嚴甚尤以忠孝大節勗之曰大孝始于事
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孺子識之公長跪受教曰不敢忘已長淹賈經史通古今治畧辛
卯舉于鄉癸巳成進士戊戌授涑水令邑在易州東四十里密邇涿鹿
新城旗民雜居地也糧丁輕雜派重小民種旗地半莊頭輒增租數農
罹困鮮生計公平減禁約俾輸將有定額供作有餘資例旗人有犯不
得捶責公請上官以柳木棒威之強暴頓戢其尤難者在調鷹放鴉通
報事已亥冬鷹上侍衛畢里克帶領拜唐阿桑格格思乾及家人數十
輩至涑虎踞民房騷擾茶毒雞犬不甯民萬廷荷憤激直前理爭畢揮
家奴捶萬幾斃眾不平赴縣訴而畢反先眾入署咆哮大言責公以不
能供帳為涑民先公念受父教成名目擊百姓懼害顧低首下心忖忖

視眼爲民羞是不忠而致不孝也遂拘留畢收繫餘黨通報直督請上
聞未及奏奉

旨提審蓋薦上大臣先已摺奏矣公赴京吏兵刑三部會訊公慷慨陳
詞氣色不撓官吏咸驚訝此強項令何處得來獻上

聖祖仁皇帝特旨曰汝來着免罪畢里克着革職公回任辛丑春調補
新城令城西有白楊一淀廣數千畝瀕大河而障以隄公思導河流資

耕作質諸父老知官設厲禁因指陳利益請諸子牙河分司而開鑿灌
注之是年民間收麥數萬斛荒壤易成膏腴若其修城垣嚴保甲建義

學行賑濟恤民隱于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十二人真堪頡頏後先濟美
時封公迎養新署見公吏治甚喜每飯常加一餐曰兒果不忘吾教者

癸卯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世宗憲皇帝勵精圖治部臣罔敢玩愒公釐奸剔弊選法澄清冬授廣
西太平知府太平界接安南轄流州縣僅四土州府至二十有一土人

劫掠仇殺無甯歲公察其禍起于科斂率由流官責賄賂于土官致之
首禁絕屬員餽送并檄土司親謁郡守公具言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雖在瘴癘蠻荒苟有疾苦皆得上
聞爾其保守世業毋得自外王化取殄滅聞公言者鼓舞謹呼悚息流

汗輸服而去龍州土司趙某穢德彰聞公廉得其實請督撫參處密以
他事調至郡解其印綬分上下二龍司設土巡檢二土目豪猾束手聽

令無一譁者乙巳春陞左江巡道思明土州與安南祿州爭地數年不
定公任郡事申制府移知外藩陪員會勘已訂期矣至是公馳赴思陵

失期不至公卽定界畫圖報上并請申飭外藩使輸誠謝罪制府一一
如公議案得以結夏陞本省按察使矜恤寬恕聽獄以情其開釋宣化

縣盜雪潘國正冤平反不讓宋向敏中李若水焉丙午夏陞廣西巡撫
秋江右鄉榜發封公偕公弟汝逢子禾獲雋三世同舉盛事罕覩公喜

封公積學苦志稍可慰藉而封公益以書勉公曰孝經不引詩乎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在今時矣冬進都陛見丁未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復奉署理廣撫之
旨岑映宸者泗城府土官也地界黔粵幅慎廣濶映宸懦弱貪殘不能
彈壓土民仇殺無已時

上遣前撫陞工部侍郎李紘巡撫韓良輔會同雲貴督臣鄂爾泰經理
其事公駐桂林遙爲應援公兼程抵粵區畫周詳芻蕘糧糧舟楫驢馬

弓矢器械修整完集

皇威遐播督臣調度措置應機合宜映宸解印綬自縛詣軍門待罪隨
械繫之桂林隸其土流官憶昔前明岑猛陸梁姚鎮輕用誅討陽明曲
撫盧王刑賞乖張損傷國體未有聲色不動而蠻鄉帖服若是者也蓋
公自簡任粵疆四載之中一議分龍州一定界思明一綏靜泗城他若
天河之莫東旺奉議之羅文綱莫不先後就擒投首恐後誰管一帶獲
安衽席而無桴鼓之警者公之勞績居多而羅文綱一案以未得實情
呈部議矣公奉

旨還京戊申春抵都虔候
宮門待罪

上命大學士張廷玉召公至乾清門傳諭云甘汝來年力精壯才具尙
好著留京朕另有用處公聞

命之下念一介微賤由縣令不數年忝歷巡撫前以擅鎮職官論革職
聖祖仁皇帝特恩寬宥今又獲罪巖疆廢棄歸田已屬萬幸乃復奉另
用之

旨有生之年將何圖報感深肺腑淚涔涔下已酉春

碑傳二十五

三

特命公為咸安宮教習總裁公曰是吾職也蓋公幼隨封公館鄉塾中
鑽仰沉研刮摩淬厲而學大成今即以封公之所訓公者教八旗子弟
或依經辨學或隨方占對一時俊髦皆聞言冰釋奉教唯謹用是鄉會

登選科不乏人辛亥春
特旨起用霸昌道旋丁母徐太夫人艱給假三月奔喪抵家未匝月調
補蘇松糧道甫蒞任奉

旨署理廣東藩筭嶺南古所稱犀珠磊落區也布政錢糧總匯公廉約
簡素革秭餘銀厚守宰養廉費而嚴其法陳關稅隱匿則例之弊甲寅

夏陞禮部右侍郎北歸日庫存稅羨充公銀二十萬餘兩公悉具摺奏
明因便道省封公于里門欲繕摺乞終養封公復舉資父事君之訓公
灑涕就道抵禮部任乙卯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憲皇帝龍馭升遐公號泣躃踊淚盡見血
今上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未蒙

皇太后俞允集羣臣廷議公抗聲言曰三年之喪貴賤一也後世所以
不能行者以認理不真故耳我

皇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立億萬年彝倫之極或謂二十七日中

不無妨于朝祭大典公曰墨線視事越紳以祭禮固言之夫何疑于是詢謀僉同覆奏准行凡有儀制皆自春官主稿公博考載籍援古證今具有條理而曠古大禮以定嗚呼自漢文短喪後晉武魏孝文周武宋高皆嘗遵復古制而臣下不能將順其美典禮缺如公獨持大義襄贊厥事杜元凱其有慚色哉九月陞大司馬

皇上聖哲仁恕勤求治理海內又安兵革休息公掌部務明大體務興革訂正則例疏通選法弓箭技勇兼試武闈無棄材藍翎花翎並取侍衛得補用給司官吏胥之飯銀恤于總需次之貧乏戎政爲之一清乾隆三年冬轉太宰仍兼管樞部

命下吏曹胥吏惕息相謂曰豈非前查對僧道科之主政耶吾輩謹守章程而已舊例雜職選用設僧道科掌文案堂司以微員故恆不之省奸蠹上下其手京師號爲黑地獄公前任選司時洞燭其奸吏胥警服蓋歷十五六年而猶心悸者也是銓政公平倍于曩日夫六卿建自成周逮有明政歸六部而責任綦重吏部統百官均四海兵部制軍詰禁以糾邦國王翱公正戴金明敏克稱厥職惟馬文升劉大夏仕同朝練達並稱一時盛事乃公以一身肩之而邦治修邦政舉祇慎廉平是

合鈞陽華容爲一人也今年五月奉

碑傳二十五

特諭加太子少保酬勤勞也公益感激鞠躬盡瘁治文書無休時七月二十一日竟以勤勞薨于位孝經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我公有焉公生于康熙甲子九月初十年五十五有六五遇覃恩晉授光祿大夫配彭氏封一品夫人子二禾舉人廣廕生女六孫三嗚呼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公之學術經濟一本庭訓故在家爲孝子在國卽爲忠臣乃公七月歿于京師而封公先于六月終于故里父子相隨地下豈非純孝之所感也歟公之勳名事實傳家乘者將炳諸國史子第撮其忠孝大節著於篇銘曰

天生偉人黑龍繞室曰孝曰忠父傳子述作宰道城廉潔共職見義勇爲強項不屈

聖皇明哲時惟赦之循績報最擢陞選司

帝簡良守剖符邊陲州疆分畫漢土攸宜威信慰誘蠻夷馴伏

帝眷寵綏高牙大纛弼亮伏波岑猛面縛告厥成功譴罪獲釋

皇恩浩蕩敷教三年廣陽震澤嶺海旬宣韓傳孔戮不名一錢宗伯典

禮佛時仔肩

大孝蒸蒸超邁炎漢廷議紛紜公言侃侃素衣練冠
皇心靡憾罔極克伸維公襄贊天官祈父懋績丕嘉志崇業廣庶政惟
和清公見美剛直不阿以槐易榆命也如何凡此鴻功績承家訓蹇蹇
匪躬有懷溫清移孝作忠根諸天性校士禮闈余躬欽敬公今云亡孰
佐時康

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之光有不知者視予銘章

謹案原編有請除煩苛之權稅疏請酌定家禮頒行疏二首已見

經世文編今不錄

杭世駿

刑部右侍郎王公蘭生行狀

公名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幼端凝喜問學誦朱子易本義不遺一字
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置縣學爲諸生遂稟學焉益自刻厲研極
性命之理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從文貞公修朱子全
書冥心編校教學相長泊然於聲利榮祿之外者十有三年

聖祖仁皇帝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

召直內廷書日三接歲癸巳

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旋以父病乞假歸

與碑傳二十五

五

丁憂方持重服

召赴熱河行在復以母病請急有

旨命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蓋異數也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殿祇承

顧問辰入酉歸不閒寒暑歲辛丑試禮部不利

賜一體殿試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纂修斷字

類編子史精華是年冬

世宗憲皇帝嗣位以內廷近臣例邀錫賚嗣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雍正

三年四月奉

旨凡諸館有律呂門目者俱著會同修纂旋命署國子監司業事明年

出典廣東鄉試爲正考官未報實授司業俄有提督浙江學政之

命面乞便道省親五年擢翰林院侍講六年轉侍讀七年晉侍讀學士

調安徽學政九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以安徽學政復留卽

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復調陝西學政公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

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公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

知陰陽厯術者必提撥獎成之故主三大省學政興賢育才鼓舞淹滯

青衿組帶之士彬彬郁郁莫不願出門下迄今誦說不衰十三年以事

挂吏議左遷少詹事

今上皇帝登極之初首蒙擢用卽補原官充乾隆元年殿試讀卷官旋充三禮館副總裁晉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隨駕奉安

山陵行次良鄉謁履親王於幄次爲具食飲談論如平時夜留宿幄中明早肩輿卽路及午從者有所白憑伏不能應履親王卽以上聞遽命太醫診視而公已不可復藥矣

聖心閔悼嗟歎者久之

賜帑金五百兩命直隸督臣監護喪事停棺涿州以待家人奔赴焉公性畏慎周密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深爲

三朝所信遇科第皆出自

聖祖特恩一則曰王蘭生爲人正所學亦好再則曰王蘭生朕深知其學問

憲皇帝御宇十三年由庶常拔擢至卿貳

今皇帝方隆重寄而年不躋中壽不得大其設施命也操守廉潔俸祿

碑傳二十五

六

之入半以給周親密友薄田數畝纔給餽粥所居數椽不蔽風雨自列九卿未嘗有尺寸之益宗支衰落一弟以哭公故逾時而歿繼母在堂年逾七十哀公無子以族子誠繼公嗣承廕公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一篇字多譌謬公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公用以進

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恆得

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杞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用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類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絃與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

勅編纂乘短取長用

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書成世宗賜名音韻闡微非大臣未嘗叨

賜焉他如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凡與編校者皆一時之選至律呂音韻必以公之論折中其學獨是莫知唯

聖君賢相君臣道合冥契於天人之際而公以一介儒生參其閒而承恩顧可不謂難得之遇哉公娶於賀儒學彭年女有三女二適士族一未字某與公先後入館悉公之蘊蓄重公之介特哀公之卒然以死而血允之無續也誠以公行事來告因綜次之如左謹狀

又王文誠公傳

劉紹敬

公姓王氏名蘭生字信芳一字振聲順天交河人世爲儒父以諸生授徒里閭有隱德公生而岐嶷不苟言笑三四歲時社日與族中諸子會無少長競爲嬉戲公獨凝立若成人識者知不凡初母將免身父晝寐夢青衣數人舁一戔冠者來直入其室方驚問遽寤而公已墮地呱呱泣矣稍長母亡事繼母戴能得愉志嗜讀書顧家貧日力穡不得展卷夜始從事鄰有業屨者每聞公書聲達旦屨者心知其貧無以具膏火中夜穿壁竊視見公聚香燃之映於書上逐行而移屨者出語人由是公以好學著安溪李公光地視學順天公年十八應童子試李公奇其文與語大說補博士弟子是時習倫科舉以程朱學不利進取莫有究

神傳二十五

七

心者有軌笑爲迂獨李公銳意倡明至是得公急引與其學公生平亦以聖賢自期欣然從之遊明年江陰楊公名時校文實第一復與論經義竟日拊其背曰君學十富於余不當在弟子之列相與訂交及李公爲撫軍開館第所延知名士公首預焉長洲顧壺人最淵博喜言古韻宣城梅定九善星緯熟於方程勾股皆李公上客常與辨難不能屈甯人分古韻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爲六後李公修性理精義取其說以釋經世聲音十部者東冬一陽一庚青蒸元庚皆喉音爲一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音爲一真文梅氏筆算三角乘元寒刪先爲一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音爲一真文梅氏筆算三角乘除之術多苦蹟莫或卒業公畧承指授不終朝而得同舍讓其能會聖祖詔修字典成例以等韻列前編無能應者今首卷韻圖僧某所定也

因

諭廷臣有精於韻者舉聞李公至是爲相以公應召見試以麻象并音韻合聲之法

合聲者切法也

上喜願謂李公曰此國器也賜宿內庭常侍

上左右當此之時天下殷庶民物安樂

上游藝翰墨退朝則事詩書每至夜分諸臣皆不及待惟公在焉
上嘗念蔡西山律呂新書有理無器伶倫不能舉命公製器審音更與
方公苞魏公廷珍等作律呂正義令太常肄之又以廣集韻學者鮮能
通而近世韻書戾於古命公考定期年成帙于古韻之所以合今韻之
所以分宋韻之所以異於唐辨別精詳啟前人未發之秘書七

聖祖稱善者久之命尙書徐公元夢校刊及竣

世宗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藏之

武英殿以頒大臣并天下自是言韻者多宗主焉公日直禁中而著作
遍都下四方賢士大夫皆延頸望風采一時巨卿司文衡者爭欲致門
下公拒不與通以故省試輒黜而受知於

上最深癸巳

特賜舉人辛丑試禮部不第

上詔責知貢舉復命公與留保偕新進士並試

天安門留保者亦積學未遇

上親校閱黜進士八人而公與保俱

賜進士第官庶常授編修雍正四年遷國子司業日升堂召館生講中

碑傳二十五

八

庸以爲中之言始于堯舜而後世妄求高遠故孔子益之以庸如易有
交易變易之說而大傳歸于易簡易與簡對與險反而陽足包陰故以
易名易平也庸也中庸而天下之理得矣集其說二卷曰國學講義學
者謂近思錄以後所未見云是年充廣東考官號得人適查嗣庭呂留
良嚴鴻逵輩獄起

上以浙習澆漓慎選督學相國張公廷玉上公名

制可晉侍講抵浙教士卻浮敦實每試必以古文詞課尤諄諄以正心
誠意相勉日視卷千百皆竟閱之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拔其尤
致之幕諸生桂庸幼聘未娶妻家恥庸貧悔初盟聞入幕爲宗工所賞
卽日完娶一生爲江南制軍記室不獲與試例黜名制軍乞附試冊公
曰未試而列之冊是欺也吾生平戒欺自欺不敢欺欺

君乎格不行已酉

上復浙江科舉錄遺不得試者二百餘人赴訴制府李公衛所衛爲言
公曰古者選造不過數人今遂至萬人不中試者僅二百人細其試所
以勵其學公不議減而顧請益乎是時衛方剔蠶鹽政握重柄凡所可
否察采罔敢逆其指方衛過公訴者皆人人自喜料公弗能抗卒不允

子是盡喪氣然迄無異說服公公也報滿移安徽一當路子甫成童求舉茂才公不許親舊亟爭之公笑曰安徽多文學頌白之老有不得補弟子員者當路子少何愁一青衿願與蓬戶甕牖之士競得失乎振單寒卽以報當路也終不聽與方公苞素善苞著聲公卿間嘗備顧問其子弟試者亦不少假必正教之公出入中外單立一身無左右者至是流言興然

上深知其賢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壬子復命典江南試事以學臣兼考官前所未有蓋異數也嘗陳奏乞赴闕

殊批摺尾留勿代既有事西戎

上念陝西重地移提學榷吏聞至往迎到潼關見有敝裘乘羸者從二人來吏疑行商以爲道見學使者馬上探起居遠近公笑曰我使者也吏方倉皇前趨謁秦吏飾邊幅多巧弄見使者如此知不可干率改行首按西安校士必以有用之學勗嘗召至明倫堂講西銘乾稱父坤稱母其畧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有呼無吸則死呼者我氣吸者豈能反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日不食氣于天地猶赤子無日不待哺于父母不猶生前稟受也或有以出王游衍請者曰天一積

神傳二十五

九

氣之爲無處非氣卽無處非天故曰地以上皆天也而有不及爾者乎時有樵叟聽之自稠人中踴躍出拜堂下其開示明切能感人類如此三原劉紹放以古文見知于公延授子弟經向晚則過書齋講易背誦經文並儒先諸解盡卷不錯一字因折其中公歷仕二十年講貫無虛日依然老書生也雍正十三年嚴州吳茂育因求志編呈吏議成獄茂育公所拔坐貶意氣如平常仍與紹放論學無間向爲國學講義其中五達道爲綱領三達德爲體要二篇皆是時所增著也公旣罷吏部請

補缺

上命仍留遷少詹公在秦倦倦汲引以紹放名告碩大中丞色欲上章薦知三原李昌宗喜干調紹放避不往因尼之公曰今世士率習熟時俗工於語言恐不復振起有如昌黎云者我擇劉生正以入世不深耳詎可摧抑之使折去牙角乎竟入薦泰安胡鈺潼關楊鸞皆所飲食教誨也

今上卽位復爵召入闕京官故事退直接見賓朋候謁相踵公朝回戶外蕭然惟二三執經之士往就業焉乾隆元年擢刑部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九公長六尺豐頰隆準大口美鬚髯居處甚莊正坐終日不歛與

人遇雖丙夜未嘗不冠善屬文精楷法尤長於韻居平好施在館職時
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屏居於外數口嗷嗷不能舉爨公知其賢貴助
經年後繼母感悟召入今爲名臣故相李公光地次女歸吳某隨宦秦
之隆德虧幣數千吳死女坐繫公試平涼知其事代完金資之歸親族
依以生者數十戶而公食不兼味衣無新製家有老屋數椽覆以茅不
易也凡一爲司業兩主棘闈三視學政及門且千人多爲名卿佳士公
歿咸服心喪私謚曰文誠乾隆五年通政使錢公陳羣表公行請於朝
詔祀於其鄉所著詩古文二十卷藏於家弟荃生母戴所出篤友于子
誠蔭國子生

論曰昭化令程君餘慶嘗館於公所言公以諸生受知

九重其事甚奇意汲汲於功名者而跡其立朝守正無援又何介也世
之負才異而懷進取者聞其風亦可以興矣若其倡明聖學踐履篤實
則讀其書足以想其人學者方之考亭何多愧焉

又附書王文誠公傳後

同上

沈公寓舟言公爲諸生受知

聖祖常在內廷丙夜觀書皆不及侍公獨在隅一夕立而假寐

碑傳二十五

十

上呼不應起執公臂而醒之自稱老夫目公小子曰小不如老耶公驚

謝

上拊掌笑都下傳爲盛事於戲我

仁皇帝臨御六十年深仁厚澤涵濡無窮一介之士亦得略勢位而蒙
隆遇三代休風曠世惟昭奚止宣室之前席迄數十載猶令人聞風想
慕感極而悲也

刑部左侍郎馮公景夏傳

鄭虎文

誥授通奉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馮公名景夏字樹臣號伯
陽浙江桐鄉人高祖孜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曾祖時
昇國學生祖一虬考翊均邑庠生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精敏有氣略喜
讀史歷代政典張弛利病博綜鉤貫靡不究悉壯多貧遊通曉時務該
洽古今治術富蓄經生俗儒之學皆非所好也康熙甲午年五十二始

用癸丑科舉人選授陝西長安縣知縣時

王師西征兵出其地公宿具資糧屢與馬逆而達諸境迅無淹晷兵
民晏如有某帥者縱兵虐民民鬪傷兵帥怒欲奏論以傾大吏大吏懼
公請辭於帥帥盛氣迎詎公吾且論若若奚來公曰某一長安令逆大

帥宜罪顧

天子方憂邊屬帥以兵期旦夕至而盤桓宿留且不戢士卒丐取於市擊無罪人小鬪輒傷儒不足恃失伍無重由不訓練不訓練由帥巡撫將以狀上聞帥且得罪奈何帥色變氣沮立為好言浼公謝大吏疾馳去自後軍行無敢譁者羽書使傳雲委雨集治如故常而公事無留贖公慮囚重死獄善決疑案雖他所冤民往往待公以雪有醴泉縣殺一家五口凶犯張九思者以申鞫院司牒寄長安獄凡寄獄令受牒納囚於獄飭尉若獄卒謹視無逸而已漫不省何事公視牒怪九思狀良愿疑有冤夜半入獄叩之得其情請於巡撫訊釋之事騰秦民秦民咸歸誠於公興平縣民亂城閉上官更迭諭解不聽大吏命公以兵五百往公請單騎赴之至則民望見公爭門出環馬首跪泣請命公曰疾取首惡來則貰汝眾立縛其魁以獻民用全活公治行冠秦中又以課民墾邊地充軍儲功最遷山東膠州知州膠州瀕海南門外河通潮汐多水患俗又畏早相傳早魃為陳尸所化愚民察墓土色微潤者輒掘尸毀之謂之打旱魃公曰治膠二者莫與校大於是禁毀尸而隄南門河隄成民德之名馮公堤久之視聽大化變俗革故澤及枯骨矣公令長安

碑傳二十五

十一

時忤大將軍年羹堯至是以虧空軍需奏奪官追償公留膠破產稱貸完不及數膠人陰代公輸所未入者於官公知不及辭也雍正丙午以原官起用入覲

世廟詢罷起狀公奏以實稱

旨卽授廬州府知府歲大熟穀有一莖五穗者戊申遷布政司參政道督蘇松常鎮太糧儲五府州漕運甲天下府姦藪弊不可究切有溫鐵匠者善造斛便吏浮取吏比之尸漕利者數十年公立杖殺之盡收老奸宿蠹之尤無良者置之法震如雷霆厭寐大覺冬收倉糧公輕舟往復按部微服雜農民行倉廩閒徐去或突升廳事呼召擊斷倉中人飲食寤寐如公臨之死條守要莫敢弄以事吐微日寬賦無漏失公私以饒公謂浮收之數以斛口大小為多寡部頒斛式口大不足用製宜豐下穀上以六寸三分為口之徑博其底徑尺有六寸八分崇其身縱尺有二寸五分刻口之木冒以鐵脊起如刃摩之令滑不可駐粒米底四角聯筍嵌以木錠外固漆木用樟梲斛必為概概附口着斛角可左右運便民自概斗方如斛升規之並改用小口凡尺寸準部尺度其內為率用此製則概米易淨浮亦立顯便稽察卽不及察浮數亦寡上其法

於漕帥三請三駁公復申議云口雖小異而腹之所受與部斛無毫髮盈縮譬之尺止論度之長短不計其或闊或狹也譬之砒馬止論數之輕重不計其或員或方也然則是斛也止當論所受之多寡同異何必拘口之爲大爲小卒不聽時茶陵彭公撫江蘇憐其說命公自行所屬後十有餘年爲乾隆辛酉運軍以南北斛口大小不同訴漕帥咨戶部將罪變法者公援赦幸免而斛仍改用舊製其明年巡撫祁陽陳公始用公製奏上

報可頒式天下而公始事之名不著是製也一沮於漕帥再格於部議其尺度形製與今奏頒定式或未能盡合然至今蘇松閒民猶指今斛爲馮糧道小口斛云公既清漕弊令民納米石輸口袋錢四十二文爲倉運費以郵軍吏例亦自公始也當是時清釐江蘇通賦

特命重臣臨之而以常州一府屬公公分官侵吏蝕民欠爲三等鈎稽密微萬狀畢出官吏乾沒無貸民戶之逃絕老幼篤癯者多所縱舍立順莊冊以塞奸竇今著爲令刑德並流當時稱之就加安徽按察使尋轉安徽布政使課吏第上下以實盡其力能未期召爲刑部侍郎時公年已七十自念爲外吏久熟刑名思盡餘年上弼

聖教俄得寒疾乞歸

神傳二十五

十二

弼

世廟欲留公憐其老遂得請公家故貧居官不立資聚班所有於親舊不恡旣歸如其初初部吏有用僞印文盜取安徽藩庫銀二千兩去事發以當公任檄下責償旋被

特旨放筮

世廟久熟公廉名故也年七十有九卒於第蘇松鄉民間喪會哭於門者數百人至今言漕政之善未嘗不及公輒往往歎息泣下也子二長錦陝西宜川縣縣丞次鈐乾隆丁巳進士歷官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論曰乾隆丙辰之秋文與公冢孫侍御浩同鄉舉得以子弟之禮謁公於里第時公已病而目光射人眩不敢仰視退而歎曰昌黎所謂龍虎變化魁傑人者公其是矣家居八年布衣徒步曳杖於僧寮田舍竟日忘返遇者不知爲公也嗚呼世之貴人侈於外以耀庸眾耳目者吾不知其中視公何如也

又先祖考刑部左侍郎伯陽府君傳畧馮滸府君諱景夏字樹臣一字伯陽姓馮氏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邑庠生

康熙癸酉鄉科亞魁自少而壯篤學不怠精詣於制藝愛閱史鑑得失
利病饑驅出遊必採土風察民俗故吏術素裕焉歲甲午選知陝西長
安縣事年五十二矣縣附省煩劇值西路軍需羽檄旁午府君振厲精
神鉅細籌畫事無留滯民不告勞治行爲秦中冠醴泉縣民一家五口
一夜盡殺以兇張九思擬極刑解司院寄長安獄府君察九思良慮閩
所移案畧殊疑焉夜半查獄婉轉誘問九思泣不敢言既乃大哭訴實
曰某家至午不啟門鄰人排之入五屍橫縱於地官驗殮訖久無兇某
之家具皆付鄉保所篋有九思借銀四兩券鄉保執以來索九思懼且
懇將奪之遂被誣爲兇酷刑非法奇痛貫心腎不得已誣承又以無兇
器屢刑獄中盜勸曰已無生望何備嘗苦爲吾爲若謀之盜使其子買
刀置古塔下教之供案遂定公惻然不忍置詰且言於院司卽屬公鞠
移醴泉取盜盜倏死急自選役密取盜子至一訊全吐刀鏽鈍不能一
割三十錢市之者九思得立釋屯田議叙升知山東膠州事膠濱海值
大水海口支河漲溢築堤捍禦身操畚鍤民稱馮公隄山左習俗戕察
墳墓土微潤者疑下成旱魃輒掘毀其屍謂之打旱魃公嚴禁之清關
稅豁疑獄捕蝗蝻皆有實政雍正甲辰大將軍羹堯以任長安時軍

神傳二十五

十三

需案內分賠未完劾革職盡賣原籍之老屋薄田不足貸之友朋得全
完丙午六月開復引見蒙

世宗憲皇帝垂問軍需事宜及何以措繳溼誠詳對良久遂荷

特達之知授江南廬州府知府賜紫貂松花石硯

御製明黨論府君始願萬萬不及此也廬郡涪村德教易施丁未特升

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四府一州漕務甲天下倉夫積習百弊叢生府君

必欲剔除淨盡每屆漕務時小舟微服潛行試訪風雪不輟往來迅速

官吏無由探知突然坐倉堂懲治奸胥必盡法乃快民咸以爲神明諸

州縣時驚疑糧道之來臨也鎮江匠某善造斛可伸縮不露纖跡歲取

厚酬嚴訊置之法府君以斛惟所受畫一爲準不必拘形製斛方口大

浮則已多斛高口小雖浮亦少乃議置小口斛時巡撫彭公維新令試

爲之焉部頒鐵斛於漕政處令州縣遵造其式雖上減於下然方扁口

徑官尺約八寸五分府君改造口徑五寸五分斜高其身中符舊額所

受米數口外邊裹鐵薄滑粒米不能留米精好者許納納戶聽自斛毋

假役手行之數年漕政大理顧他省皆仍舊式後十餘年巡撫陳文肅

公奏請於

皇上命部臣如小口式改鑄鐵斛頒各漕政遵行而事實自公始之至今江蘇耆老猶稱馮糧道小口倉斛云其他舊規所入盡革去之江蘇通賦積久不可算

世宗憲皇帝特命清查欽差大臣董其事府君奉

旨分查常州府定爲官侵役蝕民欠三者而役蝕居大半徹底鉤校毫忽無可隱他府州咸取則焉升安徽按察使司清查未竣留任旋升安徽布政使司壬子春赴江甯藩署冬內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旋升刑部左侍郎癸丑至京謝恩

天語嘉獎賜涅玻璃盒松花石硯府君素練刑名期殫心襄明允之治且自革職州牧邀非分

恩遇勉圖報稱百倍恆情而年齒漸邁日不能支冬至後得寒疾未痊請回籍調理

世宗憲皇帝久鑒其廉能惜已老得奉

俞旨甲寅六月歸居嘉興縣府君善畫山水近師王麓臺遠慕董文敏而上溯元人顧久不暇作晚年愛以小幅自娛澹遠清潤奇秀在骨扶杖尋僧一小童隨之舊衣布履坐佛燈下蒲團或步田塍倚野樹與老

碑傳二十五

四

農話桑麻其飲食遇之者不辨爲致仕之卿貳也性不憂貧任安徽藩時部吏僞印文取銀二千兩歸田後當賠繳焦思莫措者半年忽荷

特恩豁免

聖慈異數聞命感激不自知其涕泗交下也平居嘗曰吾淡泊敬慎心不籌生計口不問外事欲以敦

國家優老放閒之德意全我疊受

高厚之殊恩且冀貽子孫以清白也府君生於康熙二年癸卯四月二十二日卒於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年七十有九江蘇鄉民聞

喪戴笠跣足踵門拜哭者數百人府君高祖前明隆慶戊辰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使原泉公諱孜曾祖國學生養原公諱時昇祖邑庠生駕

青公諱一虬以府君貴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祖妣王太君生祖母陳太君皆贈夫人考邑庠生輔之公諱翊妣施太君贈如前配沈氏贈

夫人子二長諱錦沈太君出陝西宜川縣縣丞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贈奉政大夫宗人府主事提督四川學政兼翰林院編修加二

級贈中憲大夫次諱鈴側室曹夫人出乾隆丁巳科進士歷官安徽等處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授資政大夫孫六長浩先贈公

出餘皆先中丞公出

附錄四則

長安視事始二日初昏檢獄囚有張九思殺一家七口乃禮泉人獄已成而寄禁於此也因問其有何深讐而如是毒手九思大哭曰事已如此復何言公曰第言之乃列稱殺人者本不知何人縣令懼罪人不得懸賞以求之囚粗直無賴被酒妄言涉于疑似又死者之家適有囚借券隸役以囚邀賞遂鍛成之同獄有大盜計日將決矣令授之意能勸囚成招妻子之累可以無慮盜謂囚曰令不得已以爾塞責既來無出理等死耳何苦備受五毒死乎無可奈何遂自誣服盜之子年十三矣先取刀塗豕血埋於城南隙地翼日遂聲言取兇器以揚于眾人亦不之疑也案已定更何言公入商之幕友友曰公真書生始蒞事即與人閒事耶公不聽夜謁臬使臬使曰君能得之中丞本司何不可公出且即詣院陳之中丞大駭飛檄本邑令赴臺與西安守同勘果如公言釋囚而記其縣令大過三次以疑獄結不半載而罪人斯得矣筆談

雍正五年官蘇松常鎮太糧道異時州縣徵糧以漕費為名溢額者無禁景夏請每石加漕費六分半給旗丁半抵州縣修倉應供諸費盡革

斜面耗米湖海集

神傳二十五

五

時方定外官養廉上官以糧道故有羨議無給景夏持不可列諸羨款悉請革除乃給養廉如他官同上

康熙末軍興孔棘縣官倉卒不能應悉派里下公以為不派則必多虧怒然與其累民不如累官竟不派其後膠州以長安虧帑落職變產以償長安百姓以公不派里下建生祠於翠華山續筆談

王少司空紘佚事法坤宏

法坤宏

續筆談

大亦不

初公以進士通籍筮鳳陽府臨淮縣驛道劉邦彥私扣驛費數千金抵屬員規禮而責其分償公丁外艱去官囊空如洗遂據實通詳而大吏以下皆為劉用檄下府提問將置公法公託太夫人於所親赴府待命會府縣諸生數百人日守府門號冤改提公金陵委江甯縣鍛鍊久之不成獄卒如公詳然督撫意終嚮劉事既白公投劾去劉得減死論大將軍年羹堯為公進士同年友嘗致款曲欲公一往其門公謝之時年廢員率宛平為將軍視途將軍遙望見趨下握手道故公以事見桐城張相公相公戲謂大將軍相見有加禮君曷乃甘於自外未幾將軍敗

坐黨籍沒者千人公得不染公以文選司員外署天津道怡親王總水利事務奉

旨勤河過霸州時連年荒歉饑民數萬擁馬首告哀哭聲震野王大驚召公問事宜公謂宜亟檄有司開倉賑卹王難之日擅發之罪誰其任之公啟云

皇上如天之仁愛民何所不至王今以骨肉至親受顧委之重民饑如此而漫不加恤異日

皇上知此情何所逃責矯制事雖干法第據實奏聞引咎待罪其可王即如公策

今皇帝御極之元年一日早朝

召問羣臣朕卽位日新卿等皆

先帝老臣可付託歷中外久知民所疾苦其各舉屬員之有才行者工

部左侍郎兼禮部左侍郎臣紘奏臣撫安慶知廢員太平府知府李士

傑爲人老實原任鹽驛道包括有能名現任鳳陽道李如蘭無過失

上問是江南布政使李蘭乎臣紘覆奏臣所舉李如蘭係山西陽曲人

江南布政使李蘭係直隸樂亭人有

大

旨李如蘭按察四川包括防守登萊等處地方李士傑起復某道時包

括以彭維新壘誤逮刑部按問擬決罪人也李士傑卽公之所參革也

其公忠體國不引嫌類如是乾隆戊子四月公文孫秀才某持公狀祈

余作傳余惟公大臣凡所建豎具載

國史不須更立私傳柳柳州撰段太尉佚事祇條列關國是者一二修

唐書者據之編入列傳茲爲檢公佚事數條留家乘中以俟異日史館

之求法坤宏撰

予告經筵講官禮部尚書任公蘭枝神道碑 任兆麟

乾隆十一年

予告禮部尚書任公年七十以正月十八日卒於京邸越三年葬於桂林山先塋之次迄今二十六年碑表之石未立又所爲家傳載宗譜者多略兆麟於公爲從孫恐公之生平大節久而湮沒也謹以夙昔所聞諸先人者撰碑紀實揭之墓原以示後焉文曰我任姓始祖先賢任子諱不齊班七十二賢之列從祀聖廟傳八世諱敖又五世諱光並以漢功臣終漢世襲侯爵又二十世諱昉仕梁官御史中丞歷義興新安太守諡敬子實爲江南始遷祖又卅世諱顯登咸淳戊辰進士始著籍深

陽迄今五百年子係蕃衍稱衣冠鉅族自先賢至公凡七十四世公諱
蘭枝字香谷一字隨齋曾祖諱應宿祖諱一紳皆有隱德父諱文焯中
康熙二年舉人官無錫教諭以文行道諸生沒祀於學三世並以覃恩
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公生而崑俊天資絕人九歲誦諸
經左氏傳十歲能文章年十七爲縣學生餽焉父老病失明歸田後癡
食動止須人公備盡孝養頃刻不離側父亦樂而安焉康熙五十二年
恩科魁鄉薦聯捷魁會試殿試對策尤偉麗典則

特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入直

武英殿繕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雍正元年充起居注日講官入

直南書房遷左春坊左中允奉

命提督四川學政賜西清南董御書二年遷右庶子兼侍講轉左庶子
兼侍讀時並在蜀蜀以僻遠少工文者試院多積弊公立科條悉革之
每試所屬閱文過夜半猶覆檢恐有遺才常召諸生訓以學古不宜自
安固陋竣事來謁則戒以爲善貽父母令名反覆申訓至有感之泣下
者蜀人咸謂自蜀有學使來未有如任公者及還朝

碑傳二五

還朝

世宗有天下學政第一之褒五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再遷少詹事未

幾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九月奉

旨宣諭安南初滇之開化與安南接壤有鉛廠山地四十里淪入彝中

督臣以中國舊境奏請復之安南抗不服督臣請討之

世宗特許以地予之而恐安南味順逆理詔公宣諭猶以安南不測戒

勿遽入須先至滇與總督商度機宜俟可乃往使未至而安南上表悔

罪

世宗賜敕諭旨卽命使者齎以往時雍正六年四月也天方就暑南中

瘴癘蒸毒安南以炎酷爲辭請秋時迺使者公曰王事也誰敢稽日馳

馬穿箐峒以道粵西五月丁卯至鎮南前驅款關曰天使至安南使彝

官范謙來迎望見

詔書皆拜謁如中國禮遂出關守土者欲以兵千人爲衛公曰何益適

滋疑耳惟以執事及從者行既至使示國王跪拜儀注安南有鄭國公

者世掌兵柄無大小皆決於鄭王坐擁虛名而已至是以書來則鄭街

與王並列公怒而叱之曰此陪隸也而僭侈若是安南且不國矣趣使

更之鄭聞之慚憤爲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

更之鄭聞之慚憤爲言於王以書來言從前拜詔從五拜三叩是禮也

安南所以事天以事天者事帝命度無所失三跪九叩禮安南不習也彼此互持反覆移詰至七日王意奪始盛服出迎欲使者由左門入公曰吾詔使也何左門爲王不能答旣而上殿率彝官跪拜如故俗請讀詔公正色大言曰使者宣讀

詔書以王能遵中國禮儀故也今若是當奉敕還京師耳安得爲王讀乎語未畢殿門忽闔番目酋長彝隸數千人佩刀睚眦環戶外從官皆失色虞有變公屹不爲動從容曉之王悚然感悟麾眾退卒行三跪九叩禮乃更諭王以

聖天子綏柔遠人至意王宜益效恭謹毋負

天朝恩於其還也王贐千金餽方物並卻之歸奏

世宗喜賜紅絨頂冠曰吾爲汝加冠蓋異數也九年擢兵部侍郎署刑部遷吏部右侍郎十年辦理刑部轉吏部左侍郎

世宗以安南之役謂公忠厚誠實可大用於時破

旨按獄自辛亥至甲寅數奉使若江南河道康宏勳毛浚總管巴什等凡所告劾情辭巖險公悉燭其隱而持之以平有袁崧者良鄉縣丞也告諸河官李壇黃瑛等侵漁狀坐訟者至數千人

詔公鞫之破累者皆薄其責

律傳二十五

二年充經筵講官協理禮部事務十三年

世宗升遐恪襄喪禮恭題

世宗憲皇帝廟主上尊諡冊文時稱大手筆公本以文儒雖歷任卿貳司國政然

朝廷大著作必使兼領焉雍正中立賢良祠至是

詔王大臣宜各立傳公與尙書吳文恪公共成之又

命輯執中成憲復充八旗書館副總裁充一統志總裁官奏增故相蔣

文肅公所定凡例爲二十一類

今上御極授禮部尙書旋充

五朝國史副總裁官奉

詔修禮書乾隆三年調戶部尙書四年仍轉禮部五年夏因太常陶某事吏議鐫秩七年復調兵部尙書未幾仍爲禮部時年六十六矣公自登六卿在禮部且十年凡鴻儀鉅典吉凶賓嘉之事皆所總治非淹洽掌故者多不克勝故人謂公爲大宗伯尤宜其接僚友及諸司郎官藹如也至大端所在侃侃執持無少假有山東人自稱孔子母施氏後列於官侍郎方苞爲請於朝

上令廷臣議有謂事屬先師母卽疑似猶當子封公獨據韓敎史晨碑水經注駁之又請褒韓文公後裔爲五經博士報可他如祀先蠶建零壇議歷代名臣配享帝王廟皆公所奏定十年公以疾乞告歸

上允所請俾以原官致仕公篤於天倫厚於故舊先世有田宅悉推與其弟寬以待人未嘗揚人過見有片善必爲稱道之尤精於衡鑒歷充庚戌癸丑會試總裁官癸卯江西己酉浙江王子順天鄉試正考官戊戌癸卯丁未會試丁酉順天鄉試同考官敎習庶吉士考試中書拔貢所得皆知名士凡臺閣鉅公數歷中外者半出公門當世有任太宗活

文昌之謬云公少喜爲詩並工古文辭及典試江西視學蜀中覽匡廬彭蠡長江之勝行劍樓觀峩嶇篇咏尤多有見南樓文集二卷詩集二卷行世配費夫人子二端書乾隆二年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聚書六品廕生早卒女二長適費傑次適豐縣敎諭嵇城孫四銘曰

維任之先敎承東魯公世載德克光前緒黼黻三朝化洽隆古皇華載使懷柔南土

帝用嘉美女長禮部媿夷軼夔人文咸敘繹緯攸宜和衷殿陸卿雲景

星和風祥雨榮遇始終明農引去公有令名千秋表著桂林之岡先人

原樹史臣載考我銘其墓

方望溪先生苞行狀雷錄

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號望溪先世桐城人曾大父諱職避寇遷金陵父諱仲舒號逸巢母吳氏太夫人逸巢公繼室康熙戊申四月望日

先生生年四歲逸巢公嘗以雞鳴時起如廁適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屬對卽應曰龍氣成雲十歲師兄百川先生徧誦經書古文家貧冬無複襦

屨穿行雪中兩指恆見迹益厲學相勉爲孝弟弱冠遊京師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曰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當是時巨公貴人

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負聲望者聚京師旬講月會率數十百人獨先生不與公卿非禮先焉終不枉見己卯舉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

榜未發聞太夫人病疾遽馳歸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牽連

逮赴

詔獄獄辭上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註疏終不輟癸巳二月

聖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並免罪隸漢軍旋召入南書房試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試時和年豐慶祝賦越五日試黃

鐘爲萬事根本論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嘉歎冬

聖祖仁皇帝修樂律厯算書命誠親王監臨先生由南書房移蒙養齋誠親王嚴察承事者多獲譴訶先生柴立其中遇事數爭執不得當不止王心折命爲王子師先生南面坐置王子座於亭西東面乃就講王子色不豫先生抗顏無少屈壬寅夏

命充武英殿總裁先生自爲諸生名動京師雖在難自王公皆嚴憚之然性剛好面折人過交遊宦旣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雖舊識亦患其迂遠於事情康熙六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嗣位特恩赦先生竝合族歸鄉土莊親王果親王傳旨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全宗方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交頤先是乙未冬太夫人卒於都姻戚馭柩以歸不克葬雍正二年乞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旣事以三年三月抵京師具劄恭謝

聖恩

碑傳二十五

三

特命內侍二人翼而趨至殿陛氣喘急不能任其聲

上嗟歎者久之命仍充武英殿總裁雍正九年特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三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

召入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兼文穎經史三禮館總裁自聖祖仁皇帝擢先生居侍從

先帝拔自廢疾列九卿皆以文學受知未嘗與國事旣任禮部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五

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賈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

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命有地治者視民眾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地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逋又

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所見得專達凡數與廷議多齟齬隨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乾隆四年落

職獨纂修三禮辛酉進周官義疏
上留閩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春先生衰病乞休

恩賜翰林院侍講以四月出都始先生既落職

上屢顧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嗚呼身歷

三朝齒臻耄耋猶得以餘年從容崑壑論次經史非其忠誠直諫為聖主所優禮而能如是乎伏讀

聖諭而先生生平亦可見其梗概矣其家居建宗祠名曰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罄於族戚之貧者耄期猶嗜學不倦治儀禮十易稟讀書日有課程己巳秋仲寢疾既望疾革子孫在側數舉右手以示之初先生弟椒塗先生將卒得異疾不能視含斂終身以為憾常戒子弟曰我死斂必袒右臂十八日甲午卒子孫奉遺命以斂時年八十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鏞以省親過金陵哭於殯宮先生質行介節生徒各紀所聞散在四方卒難收拾乃粗舉其立身本末為行狀云所著周官集註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文集行於世刪訂崑山經解儀禮註俱有成書未刻藏於家

又方望溪先生傳

沈廷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

神傳二十五

三

職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勸以孝弟弱冠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閒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

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

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麻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乃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旋充武英殿總裁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還里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感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嘆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間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

三朝厚恩起罪疾餘忬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旣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賈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有地治者視民眾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糴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脩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卽以衰病乞休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若孫蓋先

碑傳二十五

生弟林早亡時得異疾弗獲視含斂嘗戒子弟我死斂必袒右臂洎是子姓奉遺令以斂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得任子

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悉予嫗族之喪者耄年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繙布小冠衣縕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抵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惡能得此哉又附方望溪先生傳書後同上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研南徵士大槐謁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教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于斯某拜受翼日雪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

外孫文昌君子也是皆吾故友故來荅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隘巷先生曰願生勤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直殿閣無須臾間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先生賜以贖慰曰生毋過哀減性居苦次正讀禮時也乙卯復遊太學先生方爲一統志館總裁某先爲館中官寫書求補缺先生曰館中易荒業生宜窮經著書勿沾沾于是乾隆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雲徵士形訪先生于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聞之亟往謁勵以忠孝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趨某赴書局則先生札也某卽赴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況詹事文昌舊直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其格過之卽爲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具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久不講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俚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槩因論今文士惟畊南冠雲

碑傳

卷五

因論

今文士

足語此畊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潔肯究心于經得吾賢而三矣會以館課藝屬閱襍被往先生方設茶羹乾肉飯命某同飯居恆惟說經與程朱諸書或溯往事開示近文曰生視吾文于古文何似某曰先生文追韓軼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哀辭爲不媿古作者先生然之卽以授某己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

生以迂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辭用數以此諫然吾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及某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諱之朝當言

則言慎無緘默以竊祿辛酉先生歸老某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

某作依戀語先生怫然曰生何效時世態沈生言是也追送出國門猶

拳拳昂以學行癸亥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已得

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

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

生之術也又寄書曰老生初謂賢温温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

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

賢尊于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

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宮詹墓初先生爲查編修誌實由某請

吾母賈某曰汝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因述母命以請先生報曰宮詹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無暇且愚爲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卽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宮詹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是表之足矣二狀爲賢討論附去閱月而文至丁卯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邸以望溪集畀某悉先生尙健飯日箋儀禮因寓書並緘藥物今年冬同門陸大田編修嘉穎郵致先生手帖告用聞之喪方擬遣弔而忽聞哀赴胡天不憇遺一老以爲邦國典型爲後進師承耶傷哉某羈宦北海行日以惰學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多年受教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